

帝血的铜鹤
ひさおじゆうらん
(魔都まじ)

〔日〕久生十兰 著
程亮 译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帝血的铜鹤

ひさおじゆうらん・

(魔都まど)

〔日〕久生十兰 著
程亮 译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啼血的铜鹤/(日)久生十兰著;程亮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7

ISBN 978-7-5502-3104-7

I. ①啼… II. ①久… ②程…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965号

啼血的铜鹤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李 征

特约编辑: 孙 琦

封面设计: 刘淑媛

版式设计: 李 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8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0印张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104-7

定价: 39.5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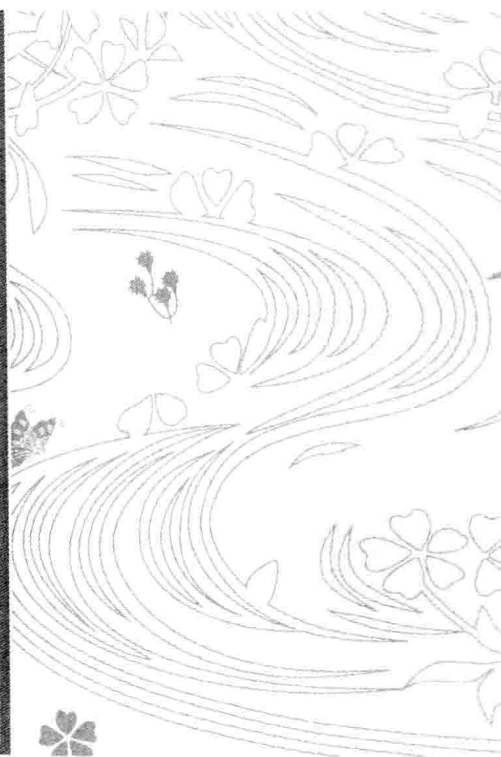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 
- 第一回** 1. 召唤危机的前兆 | 001
2. 诡异的公园传说 | 003
3. 跨年夜坠落之谜 | 012
- 第二回** 4. 第一嫌疑人离奇失踪 | 018
5. 从天而降的免费早餐 | 025
6. 铜鹤歌唱的合理证明 | 030
- 第三回** 7. 黎明的一阵风暴 | 038
8. 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 | 045
9. 来自异国的绅士 | 051
10. 别有用意的拘留 | 054

- 第四回** 11. 卑贱的替罪羔羊 | 059
 12. 铜鹤喷泉的剧本 | 066
 13. 谁在窗口张望 | 074
- 第五回** 14. 罪犯的自画像 | 081
 15. 风中的烛火 | 092
 16. 限时凌晨四点 | 098
- 第六回** 17. 两大恶人的推理秀 | 106
 18. 烦恼的处方笺 | 111
 19. 随风摇曳的黑胡子 | 115
 20. 明石町的错误情报 | 125
 21. 奇妙的探头测试 | 130





第七回 22. 真名古的冗长演说 | 136

23. 二九五克拉的去向 | 146

24. 青铜鹤的国籍 | 157

第八回 25. 诅咒画符失效 | 163

26. 屠格涅夫散文诗之殇 | 176

27. 地下迷宫的入口 | 182

第九回 28. 警视总监的冒充者 | 190

29. 香槟瓶底的玄机 | 200

30. 会唱歌的康乃馨 | 211

第十回 31. 复仇的交易 | 217

32. 莫名其妙的挑逗 | 225

33. “卡玛斯秀”第七人 | 230

第十一回 34. 越狱事件的真相 | 242

35. 地下室中的似曾相识 | 249

36. 两对玩件的重新组合 | 258

第十二回 37. 狮子头烟嘴的不在场证明 | 266

38. 蔷薇花香秘语 | 281

最终回 39. 死刑台上的尸身指针 | 290

40. 救赎天使的红唇徽章 | 294

41. 因缘与恩义的试映场 | 301



第一回

1. 召唤危机的前兆

一九三四年(甲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昭和九年的最后一天,一位愤懑不平的男人出现在光彩耀人的东京会馆大玄关。他紧紧地攥着白白的棉手帕,不时地在脸上擦来擦去。不一会儿,他从上下车的石阶上一跃而下,粗重的脚步声顿时响彻人行道,直通水沟的方向。

此人的脚步猛然停在富国保险建筑工地的角落。他抬头凝视天空,除夕夜浅晕的月亮挂在大内山的翠松上,恰如蛾眉低泣于天宇。不久后,他吐出一句:

“呸!鬼月亮,以为我是傻瓜吗?”

自顾自地说完这话后,他拿出水枪,又转向板墙,一道道水柱砰砰地喷射而出。显然有什么事情让他愤恨难消。

光是这么说,也许很难了解这个人物,那么请容许我抽空介绍下他吧。他看起来二十八九的样子,身材中等,穿上三十二号的成衣不大不小,一点也不需要修改。单排扣长大衣显得很精致,衣领内侧的尺寸标签与著名的二手批发商“东京裁缝店”的商标倒还有点相像。

至于容貌,他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虽不能说笨拙但也称

不上优雅，就是那种出入办公大楼的上班族模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只紧闭成“丿”字形、略显倔强的嘴唇，似乎流露出某种轩昂的气度。这样看来，他或许是什么非同一般的大人物，但说白了只不过是《夕阳晚报》的社会版记者古市加十。

刚才的场景大家也看到了，虽无法窥知他闷闷不乐的缘由，但从其将怨气加之于无辜月亮的举动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当平面记者的年限还不长。

《夕阳晚报》远没达到家喻户晓，有些人没听过也很正常。不过，报纸年鉴上确实是存在《夕阳晚报》这份报纸的。公司的总部位于日本桥的末广大厦三层，每天傍晚时分准时发行四页晚报。除此之外，它还发展出了自己的副业——《化妆品新报》。

不过，主业与副业委实难以分辨。根据多方评估，新报的销量很好，据说收入比主业还高，在此，我们不想就它进一步细说。此外，主业也正如报社的名字所包含的寓意一样，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如秋日的夕阳日薄西山，似乎将要完全沉没在黑暗之中。今天，古市加十代表《夕阳晚报》出席东京会馆举行的同业尾牙晚会，但记者席上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席位。

仔细寻找，在偏远的最后一排、暧昧的桃色报纸《银座通》隔壁，加十的名牌被扔在那里。一看到这样，这位既无度量又年轻气盛的年轻记者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拿起名牌，径直走向上座，试图在《朝日新闻》边抢个位置。话说回来，《夕阳晚报》硬挤在《朝日新闻》边上确实有点不像话。没多久，干事急匆匆赶来，一手提起他，连人带牌扔回原位，还用下巴比比，示意化妆品店的位置只配在这儿。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头一扭，气极败坏地走出东京会馆。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作为一个社会版记者，地位低微明摆在那儿，明知感叹再多也没有用，但这愤激实在难以平息。就连擦拭得透亮的新月，在他眼里似乎成了花王的肥皂广告，让他的心更烦了。前面我们已经见

识过他喝斥月亮的场景了。

没多久，当加十收起水枪，一摇一晃地正要离开之时，震耳欲聋的掌声猛然从背后响起，到处都充斥着欢乐的喊叫声。无意中回头一望，他看到会场内觥筹交错，四五个同行志得意满地走向反射着皎洁月光的窗户玻璃那头。对着那方向，加十愤慨地说：

“真讨厌！咱们走着瞧！你们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夕阳晚报》惊世骇俗的计划。明天一到，肯定把你们吓趴了。让你们看看我们社长兼总编辑幸田节三可不是好惹的。等吧，等天亮——”

古市加十一边别有用意地念叨着，一边加快步伐奔向有乐町的方向。接下来，他将被笔者带入银座。在那里，他将有幸巧遇某位异人。波澜起伏、诡异莫测的事件即将拉开帷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诡异的公园传说

服部的时钟报出九点整，银座正值热闹非凡之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涌向银座的人流在西边的单行道上络绎不绝。离晚宴结束还有一段时间，不过许多衣着鲜艳长袖和服与白色西装背心的人们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这倒形成了跨年夜的一道独特风景。随着人流，古市加十来到一名叫“Colombin”的果子店前，一位三十二三岁的美人身着红得似火的晚宴服，裙带飘飘，莲步款款地从八云町的派出所那边走来，这样的女子应该只有专太郎^[1]才会偏爱吧。当从加十身边走过时，她突然停住了，用黄莺出林般娇嫩的声音打着招呼：

[1] 岩田专太郎。书画家，被人称为“昭和歌麿”。

“呀！这可不是古市先生吗？”

这女人叫村云笑子，她眼光放得出奇的远。四五年前，当还是一个当红影星之时，她就和电影公司的董事有了暧昧的关系。作为一个只有名气而无实质收入的影星，她在银座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开了间带点神秘色彩的“巴里”酒吧，算为自己做个较为长远的打算。听人们说，自从当了老板娘，只用两三年的工夫她就积蓄了十万元，实在是位既美貌又智慧的女人。

笑子和古市都出身于北海道某个偏远的村庄，他们是同乡。古市与她相识之时，笑子还是那个村子里的小学老师，接着有传闻说她与一位年龄比她小并且又是她近亲的青年有了暧昧关系。消息传出来之后，那青年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就为这件事，笑子在村子里待不住了，她跑到东京，找了个提供食宿、名叫“白猫”的咖啡厅当女服务生。谁也不会想到她人生的转机也正是由此开始。

与加十刚认识时，笑子身上几乎没有什么肉，瘦得跟灯芯一样，现在在她的肩膀还有腰部的赘肉让她苦恼极了。以前尖锐犀利的眼神现在则变得油腻，那是纵欲过度的缘故。鼻子抬得高高的，显示出一副不将别人看在眼里的媚态。

笑子靠近了古市说：“还真是古市先生呀！上次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您了，您过得还好吗？”

说完后，她一把抓住古市的手，用她那温润的手掌紧紧地握住古市的十指。

“加十先生，像你这么没情义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呢，你人一直在东京却没来看我一次，我真要恨你了，你确实有点儿不够意思呀！”

笑子打趣道，扫到古市身上的眼神似乎带着责备。

相对古市来说，老乡能混出个模样确实是件可喜可贺的事，那还是

大约两年前，他特意到“巴里”向她祝贺，不仅没有喝到她的一杯水，还被无情无义地赶了出去，回到住的地方后，他用手指沾起肩膀上白色颗粒状的东西，尝起来像是盐巴^[1]。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加十真的很纳闷为何今晚村云笑子像狐狸精附体一般对自己这般亲近。他呆立着，一直看着笑子的脸。笑子忍不住了，摇了摇加十的手。

“你说句话呀！出于礼貌也该问候一声吧。我承认，我是堕落的女人，根本不入你的法眼，至少看在我们一块儿共用教师办公室的旧火炉取暖的情分上，你也不应该如此冷漠吧。瞧你这样，今晚我要好好地陪陪你。现在我们一块儿去‘巴里’吧，我会让您明白您到底有多薄情。”

说完之后，她紧紧地抓着古市的手臂，指甲快把手臂掐出血了。

“考虑好了没，去不去呀？你说句不去试试看，我就要抓紧你的手，大声地喊非礼了，想试下吗？”

笑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一边说着，一边脸色就变得有些怪异了。她两只脚分立于人行道上，一副随时准备大喊的姿态，到现在古市才消除了戒备之心，刚喊了声老板娘呀，就被拉走了。两人互握着手，一点也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在五丁目的转角处拐了个弯，走进了银座黑暗的小巷子。

穿过没有一点儿气势的、看来像磔刑使用的五英寸钉般的五针松，酒吧的大门一开，各种喧哗声与高高低低有些走调的童谣合唱声一块儿涌了出来。大家已经在里面的宴会上发酒疯了，有个红毛人一看到笑子就从烟云缭绕的昏暗角落站了起来。加十对他很了解，这位就是“Horvath 通讯社”驻外记者约翰·哈齐森，他伸开双臂拨开人群，一下子搂着笑子的纤腰。不料笑子朝他一巴掌挥过去，他直往后退嘴里不住地喊疼。笑子带着加十穿过这片乱哄哄的地方，来到里面靠墙壁的座位，找把椅

[1] 日本习俗中借此以驱赶不洁之物。

子让加十坐好。

“稍等我一下，你要是偷跑了，后果可不堪设想呀！”

她瞪了他一眼，附以柔媚一笑，掀起吧台边的红色垂帘，进到里面就不见了踪影。

酒吧是依照国外俱乐部的样式而设计的，不设隔间，大约十五张圆桌围着中央舞池摆放着。一眼望去，一片狼藉，每张桌子上摆的都是香槟酒瓶。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名左右的酒客，无论男女，没有一个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要么头上顶着酒吧赠送的厚纸板制成的皇冠，要么下巴上还沾着残余的酒滴，更有男女紧紧地搂抱着在地上滚来滚去。

身着晚礼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舞池中见人就拉人跳舞的，是从巴黎归国的印东忠介，他是横滨知名的高利贷商人的养子。打着白色领带，腿上搂抱着三名美女在入口附近暗僻的角落中不时纵声大笑的是子爵家的现任管家岩井通保。他做过一段时间的计程车司机，由于得到朝鲜捕鲸公司的提携，现在颇有实力。他腿上的三位美女名叫阿雪、小初、几代，她们都住在横滨本牧，每人在圈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从他们的放声调笑中，不难得知，他们正在议论是去“NEW DROUND”还是去箱根的环水楼。身子伸得长长的，躺在酒吧走道上的是放荡不羁的山木元吉，用力在他身上踩的人则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当红舞蹈家川俣踏绘，即便是镶着人造钻石扣子的银色舞鞋紧紧地踩着元吉的背脊，元吉这风流鬼还是不愿起来。

他的鼻子完全被自己酒醉吐出的污秽所浸没，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也许正在低吟玛拉梅的诗吧。这时踏绘有些按捺不住冲动，转身跃上一边的圆桌，突然撩起裙摆，露出如幼鹿般娇美的腿热情奔放地跳起舞来。虽没有什么好的保护措施，但她将腿高高地伸向空中时仍没有丝毫犹豫，

这场景确实让人浮想联翩。醉汉们在下面高声地喊叫着，他们聚拢到圆桌前，额头抬得高高的，挤成一团，一边抬头看一边肆意地笑着，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有个年轻人向她伸手，换来的却是额头的一脚，外加一个四脚朝天。还有人试图爬上桌子，换来的却是踩空了椅子，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加上诸如酒瓶碰撞这类杂乱的声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这种事怎么写也写不完，假如你还想了解其他的，这就要靠你的想象力了。

从开始到现在，这些事都与加十无关，他紧握双手，事不关己地看着混乱的场景。冷眼旁观这糜乱的生活实在没有一点儿趣味，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领会个中滋味。以加十现在的身份与地位，即使他想过这样的生活也只能是个妄想，一想到此处，加十不由得怒火中烧。不过，一个人在这样奢靡的氛围中假装清高确实也有些不合时宜，他找了一旁棕榈树作为掩饰，装作随意的样子眺望着另一端，没想到，他却见到另外一番景象。

用心看，在这混乱的喧嚣中，却有一位举着酒杯，严肃端庄坐着的人物。一位青年绅士，年约三十，肤色白皙，蓄着漂亮胡子。一眼看去，贴身的晚礼服是 Westend 制的，一朵娇艳的康乃馨插在衣服领口的纽扣孔上。拿着威士忌苏打酒杯的白色纤细的手指戴着大颗钻戒，对于旁人肆意的喧哗，他只稍微挺了下身。这份淡定与自如很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像一位帝王看到臣属们的胡闹，只是笑笑而已。既不显得随波逐流，也不显得格格不入，反正分寸拿捏得非常好。

作为笔者，我对这人物很感兴趣，作为读者的你，可能会以为这种人实在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些不可思议之处吧：最先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非同一般的相貌。说他相貌非

同一般并不是说他眼斜嘴歪或满脸疙瘩。大家或许看过神宫馆发行的《九星运势皇历》这本书吧，他的相貌就很符合这书中“面相图”里的“贵人之相”。细长的单眼皮眼睛里透着清澈的光芒，宽宽的嘴唇抿在一起露出无限的威严，这就是所谓的龙眉凤目吧。风铃一般大而肥厚的双耳极具福相地从眼角下垂至下巴，实在是奇之又奇；下巴上的胡子则是浓密漆黑，像条领巾遮住了喉咙。一句话，秦始皇身穿晚礼服喝威士忌的样子也许就是这样的。概而言之，他的神情举止与常人就是不一样，加十死死地盯着这位人物的侧面，专心地看着，也许是感觉到加十的注视，这人物轻转身，扭过头扫向加十，两人的视线意外交集在一块儿。在加十感到狼狈，想急忙移开视线的时候，那位人物眼中含着笑，朝他做了手势，示意他到这边座位来坐。本就没见过大世面的加十猛然得到这崇高的礼遇，顿时手足无措，触电般起身，穿过骚动的人群，找个位子，坐在那位人物对面。那位人物优雅地将威士忌苏打轻推至加十面前。

“这段时间，‘日比谷公园的铜鹤喷泉唱歌’一事在坊间流传得很广，这事是真的吗？说实话，我来东京不久，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件事。”

他竟提起这样一个话题。

事情的原委不太清楚，但听说大概一星期之前，伫立在日比谷公园水池中央的铜鹤竟会偶尔会发出美妙的歌声。这些歌声不像是早上固定时间就会响起的音乐时钟的声音，而是不经意不定时地发出的歌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能听到那歌声，据为数不多的聆听过歌声的人说，那歌声实在是美得无法形容。日比谷公园的青铜鹤随着喷泉飞沫唱出美丽歌声一事，不是平民百姓凭空杜撰的，而是日比谷公园的园艺长亲耳听到，并用漂亮的词语写了篇观后感，且附和歌一首刊登在《夕阳晚报》上，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此，就有人说这肯定是国家的祥瑞。“唱歌的铜鹤喷泉”一下子就成为东京市内激烈讨论的热门话题。

大约一周前，清晨五点，像往日一样宿醉在公园的园艺长，打着哈欠从花坛小径来到池边的时候，他仿佛看到薄薄晨雾中的铜鹤喷泉扇动了下翅膀。作为大酒鬼的他，从早到晚都看到千奇百怪的事，见到这种事，他觉得这可能是昨晚自己的酒还没醒，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正想离开池边之时，青铜鹤的口中竟唱出了人间稀有的清澈的歌声。

西洋圆舞曲一般的旋律，即使再悲伤的人听了这歌声也会感到快乐的。园艺长张大嘴呆呆地望着铜鹤的嘴，铜鹤继续嘹亮地唱着，完全无视园艺长的困惑与不解。大约两分钟后，像失效的留声机一样，它突然静默下来了。温和的园艺长从来都视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为自己的朋友，他太过于感动了，这时竟对喷泉铜鹤说了下面这些话。

“嘿，鹤啊鹤啊，你竟然会唱歌啊。实在是唱得太棒了。”

古市加十代笔将刚才所说的事情详细写了篇《酒月园艺长记》刊登在《夕阳晚报》上。至于这件事的内情，还有些是要详加说明的。说起来也没什么，四五年前，酒月的女儿就被《夕阳晚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幸田节三纳为小妾，酒月为答谢他的恩情，表达对《夕阳晚报》的忠诚，当他目击了这匪夷所思的事之后，立刻跑到幸田节三的妾宅报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盘坐在坐垫上的幸田节三听完酒月的话，沉思片刻，突然“啪”的一声猛拍了一下膝盖。

“啊啊，太好了。我幸田节三这下子总算走运了。”

他大喊着，突然转向神坛的方向，“啪啪”拍了两声以示祈祷。

《夕阳晚报》顺理成章地将“唱歌的铜鹤喷泉”登上了大头条，用连续三行大标题提示着国家的吉兆，并策动一批知名人士、博士等人发表感想。虽有部分人士婉言谢绝，但大部分人为给自己留个后路，也都配合说了些好话，约三十多位名人对“唱歌的铜鹤喷泉”用较为含混的方式表示了敬意。其余有名的报社对这些传闻都是一笑置之，随后抛之于脑后。对这件事，一般平民百姓的反应意外激昂，觉得报社不刊登国

家这么大的吉兆实在是轻慢、无礼至极的做法。编辑部的桌子上堆满了诸如此类的投诉，全体干部仍在紧急讨论善后事宜，不过他们已被别人抢先一着，不过，铜鹤喷泉事件的风头全被《夕阳晚报》抢光了。换个地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原本默默无名的《夕阳晚报》却借此而一鸣惊人，这只铜鹤也带动销售额屡攀新高。

古市加十今晚之所以在东京会馆尾牙晚宴上受到这样的侮辱，主要就是由于“唱歌的铜鹤喷泉”事件引起了其他各社强烈忌妒所致。

东京市的公园课对这件事当然不能不闻不问，特派音乐学校的教授来查明真相，形成的全是些不沾边的报告，根本无法断定这种现象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

哈哈，喷泉的铜鹤真会唱歌吗？对于一流的物理学家挠破了头都搞不明白的事，笔者搞不懂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接着，我们将会把这个秘密交给有名的怪人、大物理学家兼清博士，他将会做一场演讲来加以说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酒吧“巴里”，此刻古市加十恰好喝下那杯推过来的威士忌。他用手掌抹了抹嘴，摇头晃脑地说：

“哎呀——真的，确实叫了呀，那声音确实棒极了。”

那神秘人物将信将疑地看着他说：

“风声鹤唳这个词我倒听过，鹤会唱歌我可从没听过。即使它真的能唱歌，实际上是怎么唱的呢？难道像李太白的鹤在朗诵《松籁谱》一样？我想总不至于吧！”

“李太白的那算什么，莫扎特的《嘉禾舞曲》它都会唱呢。即便作为一个游客，你也太不用心了吧。可能现在你也没有读过《夕阳晚报》吧！姑妄言之，姑且信之，你不觉得这事发生在东京是极有可能的吗？”

神秘人物点了点头，说道：“哎呀，对于这点我赞同。这确实是东京会发生的事。怎么样？不知接下来你是否有雅兴带我去领略下那铜鹤的风采呢？”